

从知识传递到反思性实践：构建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课程的 Praxis 教学模型

王平, 孙琳

海南医科大学 海南海口

【摘要】“理解当代中国”系列英语课程肩负着培养学生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沟通中外的时代使命。然而，当前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课程教学常陷入“内容翻译”与“技能训练”的二元困境，学生易产生“失语”或“套话”现象，缺乏对演讲题目深度理解与真诚沟通的能力。为突破此困境，本文引入批判教育学与行动研究中的“Praxis”（反思性实践）核心理念，构建了一个专为该课程设计的“议题锚定-话语生成-公共反思”三维循环 Praxis 教学模型。该模型将课程重新定义为一项“社会话语实践”，强调在“行动（演讲实践）-反思（批判性对话）-再行动（优化传播）”的循环中，促进学生对当代中国理论和实践的理解，并提高学生负责任的跨文化话语能力。本文详细阐述了该模型的理论基础、结构框架、实践路径及评估原则，以期课程改革提供可操作的理论与实践框架。

【关键词】 Praxis；反思性实践；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批判性话语能力

【基金项目】 2025 年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HNSK（YB）25-60）：生态翻译学视角下黎医药术语库构建及外宣英译研究；2023 年海南省教育厅首批建设“三进”示范课立项：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课程

【收稿日期】 2026 年 4 月 19 日

【出刊日期】 2026 年 5 月 7 日

【DOI】 10.12208/j.ssr.20260167

From knowledge transfer to reflective practice: Constructing a praxis teaching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English speech courses

Ping Wang, Lin Sun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Abstract】 The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of English courses shoulder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tell China's stories and communicat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English. However, current teach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urse often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content translation” and “skill training,” making students prone to “speechlessness” or “clichéd expressions,” and lacking the ability for deep understanding and sincere communication on the speech topics. To break through this dilemm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re concept of “Praxis” (reflective practice) from critical pedagogy and action research, aiming to construct a three-dimensional cyclical Praxis teaching model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is course, characterized by “issue anchoring, discourse generation, and public reflection.” This model redefines the course as a form of “social discourse practice,” emphasizing that through the cycle of “action (speech practice) – reflection (critical dialogue) – re-action (optimized communication),” students can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while enhancing their responsible intercultural discourse competence.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structural framework, practical pathways, and assessment principles of the model, hoping to provide an operabl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curriculum reform.

【Keywords】 Praxis; Reflective practice;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ritical discourse competence

作者简介：王平（1976-）女，山东烟台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孙琳（1986-）女，汉族，湖北黄冈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引言: 课程的现实困境与范式转型的迫切性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课程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与大学生英语演讲能力的有机融合, 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课程之一, 也是推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的“三进”政策在外语教育领域的关键落地载体^[1]。课程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教材为依托^[2], 将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发展成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与英语演讲技能深度融合, 既强化思政引领、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四个自信”, 又系统提升学生用规范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开展跨文化传播与公共表达的能力, 推动思政教育与英语教学同向同行, 为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能够构建中国自主对外话语体系的新时代人才提供重要支撑。

理解当代中国, 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 是新时代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之一。邱琳、杨波和范岭梅(2025)指出, 使用《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时, 学生面临理解、转化和输出三个层级的挑战^[1]。孙吉胜和石毅(2023)指出, 使用《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应兼顾语言与专业能力拓展^[3]。但在演讲课实际教学中, 教师常困惑于: 学生是否能理解政策性文本, 是否能超越对政策性文本的“鹦鹉学舌”, 形成基于自身观察与反思的、有说服力的中国叙事? 当前教学多遵循“主题输入→语言强化→模拟输出”的线性路径, 教学效果虽提升了语言流畅度, 却可能压抑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真实声音, 有可能导致传播效能低下。

究其根源, 在于课程哲学层面“知”与“行”、“理解”与“讲述”的割裂。学生所学之“知”(关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语版内容)常作为静态内容被灌输, 而其“行”(英语演讲)则沦为形式化的技巧展示。我们需一种能将二者辩证统一的教学范式。源于亚里士多德、经马克思及批判教育学(如保罗·弗莱雷)发展的“Praxis”概念^[4], 即“反思性行动”或“旨在改造世界的实践”, 为此提供了理想的理论透镜。它将知识视为在反思性实践中生成并检验的动态过程, 这正是本课程所亟需的哲学基础。

1 理论基石: Praxis 的内涵及其教育应用

在学术讨论与日常言谈中, “实践”(practice)与“反思性实践”(Praxis)常被混用, 然而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异。Praxis 并非简单的行动重复或技能习得, 而是特指一种有理论指导、经批判性反思、并旨在引发变革的行动。批判教育学的重要奠基人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其经典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 强调 Praxis 的核心在于“批判性反思与变革性行动的循环往复”, 二者缺一不可, 仅有反思而无行动则沦为空谈, 仅有行动而无反思则沦为盲目行为^[4]。在后续的行动研究理论中, Stephen Kemmis 与 Robin McTaggart 进一步将这一理念设计为“批判性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论框架, 强调研究者必须在具体的公共领域中对自身实践进行持续的批判性审视, 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5]。由此可见, Praxis 不仅仅是一种行动方式, 更是一种立足于现实、面向未来的哲学立场。

将 Praxis 理论置于教育语境中, 其意义更为深远。其中的学习即实践强调了学习并非被动地接收静态知识, 而是学习者积极参与世界并为之互动的动态过程。情境学习理论的提出者 Jean Lave 与 Etienne Wenger 在其著作《情境学习: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中, 提出学习是“个人与周边情境、包括与其自身及团体成员进行社会参与和互动的产物”^[6]。学习者通过“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在实践共同体中从新手逐步走向核心, 身份认同与知识建构在同一过程中相互交织。由此, 学习的本质从“信息获取”转向了“身份重塑与世界的参与”。

反思作为核心环节, 是对行动的前提、过程与后果进行持续的、批判性的审视, 是知识生成的关键。杜威在其《我们如何思考》中区分了日常思维与反思性思维, 指出后者是“对于任何信念或假定性的知识, 按照其所依据的基础和进一步导出的结论, 去进行主动的、持续的和周密的思考”, 其本质在于“批判性的检查和探究”^[7]。在此基础上, Schön(1983)进一步将反思概念嵌入专业实践领域, 提出“行动中反思”与“对行动的反思”两个维度, 主张教师实践的本质不仅是技术, 更是艺术, 反思型教师应成为实践智者^[8]。后续学者如 Ball(2009)则将反思的最终目标指向“生成”, 即通过生成性教育实践使教师获得变革性学习能力和创造性品质^[9]。王平(2013)在 Schön 提出的反思的两个维度基础上, 加入了“预期性反思”。这一维度体现了教师如何为未来的教学实践制定计划, 并预见在尝试新的教学实践时可能遇到的问题^[10]。

对话即媒介与解放即目的, 表明知识应在师生、生生平等的对话中共同建构, 而非单向传递。弗莱雷在其批判教育学的建构中, 批评了将学生视为“容器”任由教师“灌输”知识的教育方式, 他建议以“提问式”教育, 强调对话与交流^[4], 认为教育最终指向的是唤醒批判意识, 使学习者成为能参与社会变革的能动主体。

弗莱雷提出“教育即解放”的命题，把教育作为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工具，通过教育唤醒被压迫者的文化意识，使他们从压迫的“沉默文化”中摆脱出来，将非人性化的社会改造成合乎人性的正义社会^[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Praxis 从一种教学方法升华为一种教育信仰：教育的目的，从来是造就自觉的创造者。

基于上述理论梳理可见，Praxis 理论所蕴含的“学习即实践”“反思即核心”“对话即媒介”与“解放即目的”四大要义，为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极具适配性的分析框架与行动逻辑。在该理论视域下，英语演讲课不再被局限为语言技巧与表达流畅性的训练场，而是演变为学习者以“合法边缘性参与”的方式进入公共话语实践共同体、在持续反思与对话中重塑自我身份的过程。课程目标从“产出流畅的演讲者”转向“培养反思性的中国叙事者与对话者”，恰恰呼应了 Praxis 对“身份重塑与世界参与”的本质界定；课程内容从“给定的中国话题”走向“待探究的中国复杂议题”，则契合了反思维度中“预期性反思”与“生成性探究”的要求，使学习者能够在行动前、行动

中与行动后持续审视自身的话语立场与文化立场。与此同时，以师生平等对话取代单向灌输、以“提问式教育”替代“存储式教育”，正是弗莱雷所倡导的“对话即媒介”与“解放即目的”在演讲课堂中的具体化实践。在课堂上，学生不再是被动模仿西方演讲范式的容器，而是在演讲中主动建构中国叙事、回应多元议题、介入公共讨论的能动主体。因此，Praxis 理论不仅为诊断当下英语演讲教学中的“重技巧、轻反思”“重模仿、轻对话”等困境提供了批判性工具，更从教育信仰的高度指明了改革方向：使英语演讲课程真正成为造就自觉的、有反思力的中国话语创造者的实践场域。

2 “议题锚定-话语生成-公共反思”三维循环、四阶段模型的构建

理论的价值最终要落实为可操作的教学框架。我们进一步将 Praxis 的核心精神转化为一个动态的、可循环的教学模型。该模型旨在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在英语演讲课程中，如何让学生真正经历“实践—反思—对话—解放”的完整过程？为此，我们构建了“议题锚定—话语生成—公共反思”三维循环模型（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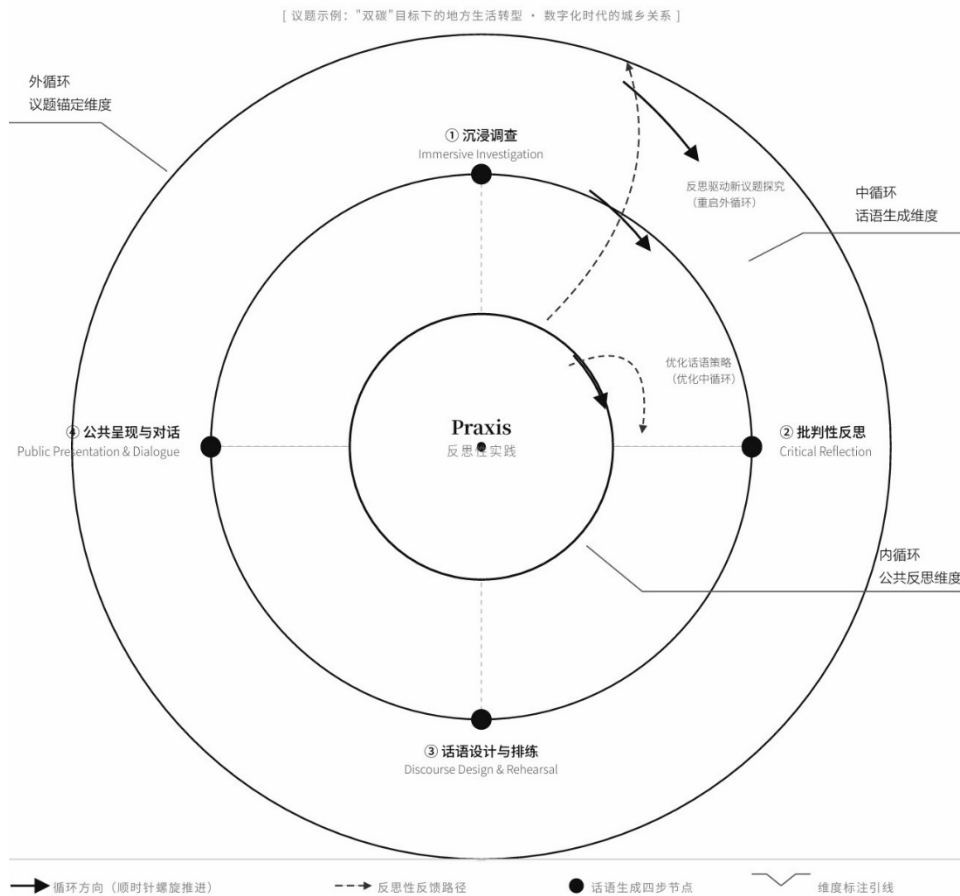


图 1 Praxis 教学模型三维循环图

如图 1 所示, 该 Praxis 教学模型由三个相互啮合的维度构成。其中, 外循环作为驱动层, 即议题锚定维度, 要求课程围绕具有发展性、可触及性的当代中国问题展开(如“双碳”目标下的地方生活转型、数字化时代的城乡关系), 议题本身作为“实践场域”驱动整个学习过程。中循环为核心层, 即话语生成维度, 这是 Praxis 循环的操作化体现, 将教学过程具体化为“沉浸调查→批判性反思→话语设计与排练→公共呈现与对话”的螺旋上升循环, 学生在从社会事实收集到公共话语输出的完整链条中, 逐步实现理解的内化与表达的生成。内循环为升华层, 即公共反思维度, 作为 Praxis 的“发动机”, 在演讲之后通过结构化引导(如“回响圈”、视频刺激回忆), 促使学生对演讲的伦理后果、听众反馈及自身认知转变进行深度集体反思, 并以此反思驱动新一轮的议题探究(重启外循环)或话语策略优化(优化中循环)。三个维度相互嵌套、螺旋递进, 共同构成从知识传递到反思性实践的完整教学闭环。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课程 Praxis 循环包括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沉浸与调查(行动 1), 学生通过访谈、观察、文献、数据等多种方式深入议题现场, 获得一手经验和多元信息; 第二阶段为批判性反思(反思 1), 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运用思维工具分析信息的权力结构、矛盾与自身立场, 从“收集事实”转向“理解脉络”; 第三阶段为话语设计与排练(行动 2), 学生基于反思有意识地选择演讲体裁、修辞策略和证据, 将个人理解转化为公共话语; 第四阶段为公共呈现与对话(公共行动), 学生完成个人演讲, 并进入质询与对话环节。内循环为升华层, 即公共反思维度, 这是 Praxis 的“发动机”。个人演讲结束后, 通过结构化引导(如回响圈、视频刺激回忆), 学生对演讲的伦理后果、听众反馈、自身认知转变进行深度集体反思; 这一反思直接导向对议题的新一轮、更深度的探究(重启外循环), 或对自身话语策略的调整(优化中循环)。

3 模型的实践路径: 以“乡村振兴中的青年选择”模块为例

抽象的三维循环模型需要在具体内容中落地生根。为了展示该模型如何在实际课堂中运行, 我们以“乡村振兴中的青年选择”这一真实议题模块作为典型案例, 详细呈现从议题启动到公共反思的四个阶段。这些阶段并非线性推进, 而是围绕 Praxis 的“行动—反思—再行动”逻辑螺旋上升。

以下为四个阶段的具体内容。阶段一为议题启动与沉浸: 学生观看相关纪录片后, 分组通过分析不同青

年群体的视频访谈(如返乡创业者、基层选调生、留守青年), 任务是记录“选择”背后的故事、机遇与困境。阶段二为反思工作坊: 课堂中使用“利益相关者影响图”分析不同选择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政策、经济、家庭), 学生反思自身先前偏见, 并辩论“何为有意义的乡村贡献? ”。阶段三为话语生成: 学生任务不是做“乡村振兴政策宣讲”, 而是准备一篇题为“My Dialogue with the Countryside: Beyond Nostalgia and Duty”的演讲, 重点在于呈现个人调查发现、内心矛盾与反思后的立场。阶段四为公共呈现与反思: 演讲面向由同学、教师组成的“评委”, 反馈焦点不在于语法, 而在于“你的叙事是否简化了复杂性?”“你的观点引发了什么新的思考?”随后, 集体讨论“我们共同的演讲在何种意义上构建或挑战了关于中国乡村的单一叙事?”

4 评估体系的根本性转变: 从量尺到镜子

与上述实践路径相匹配, 课程评估方式也必须同步改进。如教学过程强调身份重塑与批判性反思, 那么评估就不能再停留于对最终演讲产品的标准化打分, 而应成为促进学生持续成长的反思性工具。为此, 我们提出从“量尺”到“镜子”的评估转型, 其核心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评估主体多元化, 即教师、同伴、学生本人, 共同参与评估; 第二、评估内容过程化, 即研究过程档案袋(包含访谈记录、反思日志、多次写稿提纲等)与最终演讲视频同等重要; 第三、评估标准批判性, 即设立“批判性思维深度”、“话语伦理意识”、“跨文化沟通有效性”等维度, 并使用描述性评分细则; 第四、最重要的是实现“评估即学习”, 在授课过程中, 将周期性的集体反思作为核心评估活动, 使评估本身成为深化 Praxis 的关键环节。

5 挑战与讨论

上述模型与评估体系描绘了一幅理想的教学图景, 但任何具有教学实践改革都不可避免地现实中遭遇阻力。Praxis 模型在提升课程深度的同时, 也对教师角色、课程管理、课堂文化乃至理论边界提出了严峻挑战。正视并讨论这些挑战, 不仅有助于模型的完善, 也能避免理想化地推行改革。以下是我们识别出的四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对教师的角色重塑, 教师需从传统的演讲课“权威”转变为“协作者”、“批判性对话引导者”和“反思性实践者”, 这对教师的哲学素养、学科交叉能力及课堂驾驭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其次是课程管理的探索性、生成性的学习过程与传统课程管理的刚性

要求(如固定大纲、标准化考核)之间存在矛盾。第三是安全空间的营造,探讨中国复杂议题需营造允许试错、尊重分歧、基于信任的课堂文化,这需要精心的教学设计与伦理关怀。最后是对“理解”边界的思考:基于事实、出于建设性关怀、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批判性思考,是“深度理解”与“真诚讲述”的核心,也是课程政治性与学术性的辩证统一所在。

6 结论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Praxis 模型为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课程提供了一条值得尝试的改革新路。它试图突破“讲好中国故事”中只重技巧的做法,回归教育的根本目的——造就自觉的创造者。综合全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构建 Praxis 教学模型,目的是给“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课程带来一种“知行合一”的改革思路。该模型把课程重新定义为一个可持续、反思的社会话语实践,让学生不再只是被动地复述中国故事,而是成为主动的探究者、善于沟通的建构者和负责任的传播者。如果这个模型能够成功实施,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还能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关于“复杂性思维”和“对话伦理”的种子——这恰恰是培养能够平视世界、与中外顺畅交流的未来复合型人才的关键所在。今后的研究将在实际教学中对这一模型进行检验、修正和完善,并尝试将其推广到其他“理解当代中国”系列课程中。

参考文献

- [1] 邱琳, 杨波, 范岭梅. 《理解当代中国英语演讲教程》教材使用的辩证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5, 8(3):

48-58.

- [2] 金利民等(编),2022,《理解当代中国 英语演讲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3] 孙吉胜, 石毅.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使用与高素质外语人才培养[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3(3): 23-28.
- [4] Freire, P.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M]. New York: Continuum.
- [5] Kemmis, S., McTaggart, R., & Nixon, R. *The Action Research Planner: Doing Critical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M]. Singapore: Springer, 2014.
- [6] Lave, J., & Wenger, E.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7] Dewey, J. (1910). *How We Think* [M]. Lexington, MA: D.C. Heath and Company.
- [8] Schön, D. A.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M]. London: Temple Smith.
- [9] Ball, A. F. (2009). Toward a theory of generative change in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complex classrooms [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46(1), 45-72.
- [10] 王平. 以实践共同体模式指导教师专业发展:一项对中国外语教师的个案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